

受黄遵宪诗文观影响的日本汉诗人

——以宫岛诚一郎为中心

丘园园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重庆 400000

【摘要】1877年,清朝初代公使团出使日本。公使团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因此,日本汉学者经常拜访公使馆,拜托清朝文人点评汉诗。其中,举人黄遵宪因出色的汉诗水平,在日本汉学者中颇具人气。亦可说他的诗文观影响了一代日本汉学者。特别是和他往来最亲密的宫岛诚一郎,向黄遵宪学习汉诗,拜托其删减自己的诗稿等。本论文围绕宫岛诚一郎和黄遵宪之间的文人交游,对宫岛的前后期诗文观进行了考察,并试论黄遵宪对其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黄遵宪; 宫岛诚一郎; 诗文观; 文人交游

Japanese and Chinese Poets Influenced by Huang Zunxian's Poetry and Prose

——Focusing on Seiichiro Miyajima

Qiu Yuanyuan

Sichu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000

[Abstract] In 1877, the early Qing Dynasty envoys sent to Japan. Mo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embassy have high literary qualities. Therefore, Japanese Sinologists often visited the legation and asked Qing literati to comment on Chinese poetry. Among them, Juren Huang Zunxian is quite popular among Japanese Sinologists because of his excellent Chinese poetry level. It can also be said that his views on poetry and prose influenced a generation of Japanese Sinologists. In particular, Seiichiro Miyajima, who had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him, learned Chinese poetry from Huang Zunxian and asked him to cut down his own poems.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literati friendship between Miyajima Seiichiro and Huang Zunxian, investigates Miyajima's views on poetry and prose before and after, and trie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Huang Zunxian on it.

[Key words] Huang Zunxian; Miyajima Seiichiro; Poetry and Prose Views; Literati Friendship

1 黄遵宪及其诗文观

1.1 黄遵宪其人

黄遵宪于1848年出生于嘉应州城东(今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观日道人、东海公等,既是清朝晚期的政治家、外交官,亦是近代革新派诗人。他三岁便熟读《千家诗》等,小学时学习《唐诗三百首》、《孝经》等,十岁学作诗,十二岁时,因其优秀的学习能力受到当时的老师张其翰的高度赞扬。

1877年,三十岁的黄遵宪担任书记官,与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张斯桂等组成初代公使团,从上海坐船前往日本。使日期间,黄遵宪为了让国人能够详细了解日本状况,广泛阅读日本书籍,以及拜托日本朋友提供资料等,最终一部详细介绍日本两千多年概况的诗集——《日本杂事诗》问世。该诗集一出,可谓洛阳纸贵,不仅是国内,就连日本人也争相阅读。除此之外,黄遵宪在日期间还着手准备《日本国志》的资料收集工作。其后,黄相继前往美国、英国、新加坡赴任。1906年,因病逝世,享年五十八岁。代表作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

1.2 黄遵宪的诗文观

关于黄遵宪的诗文观,国内外已有相对完善的文献资料。特别是郑海麟和郭真义(2009)在《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中,对

黄遵宪的诗歌创作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因此,本文以此作为参考资料,对黄遵宪的诗文观进行如下综述。

黄遵宪自幼年起就阅读了大量的儒学书籍。然而,他对儒学并不是一味地继承,更是对古代俗儒持批判态度。在他二十一岁所作的《杂感》诗中,一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要用手中的笔书写心中所想,古人岂能牵绊住我呢。因此,笔者认为“我手写我口”是黄诗文观形成的萌芽期。

而后,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的序文中,明确表达了其诗文观。相关内容如下:

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

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

由此可以看出,黄遵宪的诗文观和传统的诗文观不同。传统诗文观主张“以诗言志”。而黄认为,当今世界与古代不同,故今日之人也不必一味沿袭古人的风格,只要是所见所闻皆可书之。因此,笔者认为黄遵宪的“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就是其诗文观的体现。诗的表面所咏的是事物,“诗之中有人”即是强调“我”的重要性,也就是诗人的主体性,将诗人的所见所闻入诗,即“以诗言事”。基于该理念,黄

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也是“诗之外有事”的作品。在该诗集的序文中，其好友王韬等皆有相关论述，皆可考证，在此不一一说明。

此外，从小阅读儒家书籍的黄遵宪还十分崇敬孔学。特别是孔子的“时中”思想，更是被黄遵宪奉为人生信条。所谓“时中”，即在审时度势后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可谓是实学思想。而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的自序中也表明了他的创作动机：“书既成，谨志其缘起，并以质之当世大夫之留心时务者。”可见黄遵宪是实学者，且笔者认为前述的“以诗言事”的观点亦是其实学思想的体现。

2 宫岛诚一郎及其前期诗文观

2.1 宫岛诚一郎其人

宫岛诚一郎，1838年出生于米泽藩。活跃于江户时代末期到明治时代的官僚、政治家、诗人。幼名熊藏，号栗香、养浩堂。宫岛十岁时，在兴让馆（藩校）学习经书及史书等汉文典籍，十三岁时已能作汉诗。宫岛不但汉诗文优异，而且对中国抱有亲切之情。1866年到1869年间，宫岛为兴让馆、米泽藩的改革东奔西走。1878年，担任修史馆书记的宫岛认为，日本应该和中国保持亲密往来的关系，此时正逢清朝初代公使团来日，因此，宫岛频频访问公使馆，与使馆成员通过笔谈进行交流。由于双方都是汉诗人，宫岛很快就与使馆成员结下深厚的友谊。1882年，出版诗集《养浩堂诗集》。1911年逝世，享年七十四岁。1940年，长子宫岛大八将其诗集进行整理，出版了《养浩堂诗钞》（又称《养浩堂二集》）。

2.2 宫岛的前期诗文观

考察宫岛的前期诗文观之前，笔者先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各时期的汉诗。根据猪口笃志（1996）的论述，日本汉诗共分为四期。第一期是奈良·平安时代的汉诗，作者为贵族，以咏典礼相关的诗歌为主；第二期是镰仓·室町时代的汉诗，作者为五山僧侣，此类诗作及文章被称为“五山文学”；第三期是江户时代的汉诗，作者主要是在各个藩校学习汉文学的儒者或者武士，内容大多是咏作者内心的情感；第四期是明治维新后的汉诗，作者分为两派：一是在幕末旧体制下习得了汉文学的专业诗人；二是既接受西方文学的洗礼同时又被汉文学的趣处所吸引的文人。纵观宫岛的诗歌创作历史，不难看出，其诗歌创作前期指的是江户晚期到明治初期这一宫岛的青年期。当时宫岛致力于米泽藩的改革，其志向是巩固国本。而当时宫岛的交际圈也是各个藩校的儒者和志士们。因此，置身于这种社会环境的宫岛所作之诗主要是“以诗言志”之作。以下是宫岛前期诗集的一首代表作：

十八日入京 寓清水成就院 文久癸亥岁寓此 屈指七年矣

禅房花落雨声寒，一穗春灯夜向阑。

冷眼看来七年事，人间到底几波澜。

诗题的“十八日”指的是明治戊辰年（1868）正月十八

日。当时宫岛因政务需要前往京都收集信息，该诗是他到达京都清水寺时所作。宫岛回忆起了自己文久癸亥年（1863）曾在此寄住过，计算下时间，竟然已经过了七年，不禁发出感叹。清水院禅房的花已凋落、淅淅沥沥的雨声更是增添了几分寒意。屋子里燃着元宵所残留的花灯，夜渐深。冷眼回顾这七年间所发生的事，宫岛不禁感慨：人生到底要经历多少波澜啊！从诗歌整体来分析很明显是借景抒情。最后一句更是表达了宫岛作为志士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以后发出的感叹。也从中可以想象宫岛为了“巩固国本”这一志向而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再者，宫岛诚一郎的前期诗作《养浩堂诗集》（1882年）收录了392首诗，诗集有诸多友人的序文。其中友人三条实美借《礼记》中的“温柔敦厚，诗教也”来形容宫岛的诗作。“温柔”指诗歌的表现尽可能委婉，“敦厚”指诗歌内容充实，思想深厚，既以诗言志。加之宫岛幼年时的老师是活跃在江户诗坛的儒者——山田夔堂（1803-1861），他是米泽藩的藩士，著有汉诗集《夔堂遗稿》（1867年刊行）。而宫岛作为其学生，也崇敬中国儒学，多读中国古典，亦是优秀的儒者。因此，笔者认为宫岛前期诗文观是“以诗言志”。

3 宫岛与黄的交游及其后期诗文观

3.1 笔谈

宫岛和黄遵宪在交游中遗留了大量的笔谈资料，以下通过笔谈资料来介绍二人的交游。二人初见是在1878年4月19日，笔谈内容大致为：宫岛请求黄为其父亲写寿诗，然后二人讨论了樱花，最后宫岛展示了其在向岛观赏椿花时的诗作，黄遵宪则依韵奉和写了一首诗。宫岛对该诗大为赞叹。对于此次初会，宫岛在1882年送别黄遵宪所作的诗中，用“幸然文字结奇缘，衣钵偏宜际此传。”来形容他们的相遇，从“结奇缘”可以看出初会是二人亲密友谊的萌芽阶段。而黄遵宪在回忆友人的《续怀人诗》中，用“一龕灯火最相亲，日日车声辗鞠尘。”来形容与宫岛的友谊，从“最相亲”中亦可以看出宫岛在黄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因初会“结奇缘”的二人在黄遵宪驻日四年期间，相互拜访，往来亲密。在此期间，共进行了三十五次笔谈。笔者根据笔谈的内容进行如下分类（其中第一次笔谈和第二次笔谈的内容包含诗歌与民俗文化，故统计次数重复）：

笔谈内容	笔谈次数
诗歌	二十次
民俗文化	十二次
政治	五次

从表中可以看出，二人的笔谈内容主要以诗歌和民俗文化为主。这也正如宫岛所说，两人是因文字结下的奇妙缘分。宫岛作为日本人，为了习得更正统的汉诗，常向黄遵宪请教作诗的相关问题。关于诗歌的讨论可谓是二人交游的日常。以下是1880年1月的笔谈内容：

宫岛：此新年之作，乞大正：“寥寥短发不堪搔，镜里渐看点二毛。官迹屡迁心自得，诗情虽减气愈豪。新年歌吹一场酒，十载悲欢三寸毫。霜雪满城春未到，梅花与我独争高。”

公度：醇醇有味，诗律愈进矣。唯“点二毛”与上句微犯复。向与先生论诗，谓不可复

意，此类是也。与其复意，宁可复字。今改作“头颅如此不堪搔，照镜偏惊见二毛”。

如此上虚下实，不犯复。篇中愈字仄声，改作逾。

宫岛：佩服。

公度：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此其事似在诗外，而其实却在诗先，与文章同

之者。

笔谈中，黄遵宪对宫岛的诗歌进行了细致的点评，并耐心解说欠妥之处。从黄遵宪“向与先生论诗”中的“向”亦可看出二人的诗歌交游日常多么频繁。而黄在笔谈最后更是直接向宫岛表明了其诗文观。值得注意的是，笔谈中的新年之作后来被收录在宫岛前期诗集《养浩堂诗集》中，而且是经黄遵宪改良后的版本。因此笔者认为，黄和宫岛的日常诗歌交游用“先生”和“学生”的关系来形容也不为过，黄对宫岛的诗歌创作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3.2 宫岛的后期诗文观

宫岛的后期诗文观主要是指其明治初期以后的诗歌创作理念。江户末期身为志士而奔波的他曾一度无暇顾及文墨。到明治维新后，他因工作搬到东京，直到清朝公使团到来，他才慢慢拾起文墨，重新专注于论诗文。他后期创作的诗集被编集成《养浩堂诗钞》（共245首）。

和前期不同的是，宫岛已不再拘泥于诗歌创作技法，而是发展为更加关注诗歌的作用。正如1879年9月3日他与黄遵宪、公使团随员沈文荧的笔谈中所述：

宫岛：人之居世，惟有衣食住耳。学问除此三者，更无别法。虽有圣人，于不食不衣之中，不能教民。唯与民同此利而已。朱子徒说心性，不要实学，于宋末天下，为何等之用？不知白鹿洞中惟餐烟霞乎？

宫岛认为朱子学说光讲求心性，不注重实学，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又有何用处呢？在他看来，人生在世，惟有衣食住行也。做学问也应不离其中，唯有实学，才能教化民众，这样的学问才有意义。由此可见，当时的宫岛更注重实学。换句话说，他变得更加注重诗歌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笔者认为，这是宫岛作为诗人更加成熟的表现。笔者列出《养浩堂诗钞》中的其中一首加以说明。

吾乡本以蚕业闻 顷回乡 见乡人益勉其业家多富者 赋之赠同好

十年为客故乡归

城郭半非人未非

桑柘阴中三万户

家家无处不鸣机

该诗是宫岛于1880年所作。离乡十年的游子归乡后，发现家乡已大变样，但乡人还一如以往。以养蚕业闻名的家乡，人家的周围都种着桑树，家家户户都在织布。描写了家乡十年间养蚕业发展的盛况。此诗是宫岛的所见，是与生活相关的事物，笔者认为这与他认为的学问与实学息息相关的思想是一致的。

4 黄遵宪对宫岛诗文观的影响

纵观宫岛的诗歌创作史，前期诗文观是“以诗言志”。而明治维新后，随着初代公使团的到来，他与公使团的关系日益亲密，特别是与书记官黄遵宪相交最厚。二人结缘于文字，此后每次见面必论诗。在与黄遵宪的交游中，宫岛的诗歌创作技巧不断得到精进。特别是对宫岛的前期诗集《养浩堂诗集》的删减，黄遵宪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虽然当时还有沈文荧等为其删减诗稿，但是沈多用委婉的评语，而黄遵宪往往严厉点评，不留情面。受黄的影响，这一时期宫岛作为诗人在诗歌创作技巧上已经趋近成熟。在此基础上，宫岛认为诗歌与实学息息相关。从其后期诗作中，亦可看出其“实学思想”。

再者，笔者认为黄遵宪和宫岛在某方面具有相似性。例如，两人都是爱国志士，深爱自己的国家。且二人都是“兴亚会”的成员。都拥有振兴亚洲、共同为亚洲谋福利的共同理想。就是这样相似的两个异国人，在日本相遇，并因文字结下缘分。因此，宫岛的后期诗文观特征亦可说是两人交游的产物。综上所述，黄遵宪在宫岛诚一郎的后期诗文观特征形成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同催化剂一般，促进了宫岛在诗歌技法上的精进，从而促使宫岛在诗歌创作技巧完善之余，更思考了诗歌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林振武(等). 黄遵宪年谱长编(上册) [M]. 中华书局. 2019.
- [2] 陈铮主编. 黄遵宪集一 [M]. 中华书局. 2019.
- [3] 陈铮主编. 黄遵宪集三 [M]. 中华书局. 2019.
- [4] 陈铮主编. 黄遵宪集四 [M]. 中华书局. 2019.
- [5] 郭真义, 郑海麟. 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 [M]. 中华书局. 2009.
- [6] 张应斌. 从嘉应到东京——青年黄遵宪的人生及思想 [M].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9.
- [7] 宫岛诚一郎. 养浩堂诗集 [M]. 万世文库. 1882.
- [8] 宫岛诚一郎(著) 宫岛大八(编). 养浩堂诗钞 [M]. 善邻书院. 1940.
- [9] 猪口笃志. 日本汉文学史 [M]. 角川书店. 1996.

作者简介：

丘园园(1995.01—)，女，汉族，广东省梅州人，在读研究生，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方向：日本古典文学（中日比较文学）。